

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計劃

成果簡介

洪惟仁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

1 緣起與經過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即今語言研究所的前身，自 1988 年 3 月起至 1996 年 7 月止，前後九年間，在國科會的資助下，斷斷續續進行了六年多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這個計劃一直由龔煌城先生擔任主持人，我擔任專任助理，駱嘉鵬擔任電腦程式設計；除此之外還有共同主持人：第一年期(1988-1989)的丁邦新、李壬癸，協同研究人員何大安、黃居仁、楊秀芳、姚榮松、羅肇錦、林英津等，兼任助理許惠娟，其中姚榮松(三峽)、林英津(八堵)、許惠娟(秀水)實際做了調查。

這個計劃既然題為「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當然包括閩南語、客語的調查，可惜負責客語部份的羅肇錦教授一直都沒有時間進行工作，實際上只調查了閩南語，所以第二年以後每年的計劃名稱就改為「台灣地區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不過總計劃仍照原名，計劃希望有人參與客家話調查，可是一直都找不到適當的人才。

第一年期完成了〈台灣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1989)，但是第一年期完成之後由於我應聘為史語所兼任助理研究員(1989 年 8 月至 1991 年 7 月)，這個計劃停頓了二年。

1991 年 8 月起繼續進行第二年期計劃，兼任助理聘用蔡錦雀、潘科元等，其中蔡錦雀做了松山地區的調查，潘科元參與實際電腦操作。完成了〈台灣中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1992)。

1992 年 8 月起繼續進行第三年期計劃，兼任助理聘用許亮昇，許亮昇做了楠梓、褒忠等若干地點的調查，並幫忙部份記音及電腦操作。這一年我們完成了〈台灣中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1993)。

1993 年 9 月至 1994 年 3 月我以交流協會「長期聘用專門家」身份在日本天理大學訪問研究七個月，這個計劃又暫停了一年。

1993 年 8 月起繼續進行第四年期計劃，兼任助理再聘用董育儒，董育儒幫忙部份

記音及電腦操作。這一年我們完成了〈台灣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高雄縣部份〉(1995)。

1995年8月起繼續進行第五年期計劃，另聘專任助理許瑞芬，許瑞芬做了高雄林園紅毛港的調查，幫忙部份記音及電腦操作。這一年我們完成了〈台灣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1996)。

1996年8月起繼續進行第六年期計劃，另聘專任助理許瑞芬，幫忙電腦操作，張屏生負責做屏東、澎湖地區的調查。這一年我們完成了〈台灣東部及屏東、澎湖部份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本計劃一共進行了六個年期，因為第一年延長了3個月，所以實際工作時間為六年三個月。實際調查工作除了上面所列的工作人員外，都是我親自下鄉調查，每一個方言都由我親自審音，然後輸入電腦，經駱嘉鵬所設計的電腦程式處理過之後，製成方言對照表。調查報告由我撰寫，經主持人過目修改之後，送交國科會。台灣地區閩南語方言調查報告於焉完成，整個工作均在龔煌城教授的主持和指導下完成，可以說沒有龔煌城教授就沒有這項工程。

雖然如此，這項工程仍然還沒有達到完全可以為學者利用的程度。利用這個計劃的部份成果撰寫的書籍只有《台灣方言之旅》(洪惟仁 1993 前衛出版社)、《高雄縣閩南語方言》(洪惟仁 1997 高雄縣政府)，《新竹市方言志》(待刊)。其餘部份都還是初稿性質，尚待整理。我們希望有機會繼續未完成的工程：包括台灣地區的閩南語方言對照表、方言音檔、方言分佈地圖及完整的調查報告等。

無奈這個計劃的初步工作完成之後我就進入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修讀博士學位，這個工作只好暫時擱置了。

2 調查方法

這個計劃的調查方法可以分：方言比較、初步調查、調查字表的設計、發音人條件及調查點的選擇四點來說明：

2.1 方言比較

閩南語的方言調查開始於董同龢《四個閩南語》(1959)、《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語》(1967)，這是以及一本由丁邦新整理的遺稿《澎湖語彙》(1980)；此外還有鍾露昇《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1967)，顧百里《澎湖群島方言調查》(1967)。

這幾本調查記錄，因為後二者調查範圍廣泛，調查的詞條只有少數幾個，算是有簡單的調查字表；但董先生完全沒有預先設計的調查字表，而是聽到什麼記什麼，原因如董同龢在〈廈門方言的音韻〉(丁邦新 1974《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p.275)一文中所言，是因為：

「一方面是覺得閩語和漢字脫節遠甚於我們以往研究過的方言，如果襲用從前的方法，所得將去事實太遠；另一方面則是這一回我們有充分的時間慢慢做，不必像從前似的，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一個預定的計劃。至於調查的目的，則和以往一樣，就是要作比較研究和製成方言地圖。」

可是這樣的方法也有一個很大的漏洞，就是研究者可能蒐集到很多對於音韻系統的歸納無關緊要的非常用語素，但卻遺漏了一些重要的語料，比如遺漏的可能是非常常用的基本詞類；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語素(字)，缺了一個語素就可能缺少一個韻，因為這個韻類只有一個常用字。這個問題可以利用好的調查字表的設計來避免。

董同龢用他的調查方法所整理出來的閩南語方言音系都是不完整的，他以及他的後輩用這些資料去做閩南語比較，成績當然也不太理想。其次製作方言地圖要求語料的一致，如果語料內容參差太大，方言地圖是無法製作的。所以董先生的方法和目的其實是互相矛盾的。

董同龢的工作替閩南語的研究增加了一些用現代語音學方法記音的方言資料，董先生對建立這種現代方言資料覺得很自豪。董同龢似乎相當輕視那些非用現代語音符號(如 IPA)所記錄的資料，這一個傳統語言學的傾向早在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中暴露無遺，可是我們的態度跟他們相反。

董先生的方法所蒐集的語料比前人貧乏得多。當語料的貧乏足以影響到音位清單或音韻系統的完整時，結果當然是不能令人滿足的。

董同龢在比較 Douglas《廈英大辭典》等傳統文獻之後發現他所歸納的音位清單比前人少的多，但是他並未覺得是缺點，他在〈廈門方言的音韻〉(p.288)為自己解釋說少的音位絕大多數是音位觀念不同、處理方法有異所致，另外是一些擬聲詞之類「邊際語音」。

事實上這只是遁詞罷了。比如在他的廈門音系統裡沒有 au? 韻，文中列出 Douglas 辭典中，如暴齒 pau? k^hi、夾薄餅 kau? po? piã 等十個實詞(照我們所知還不止此)，他說 Douglas 辭典「出版於 1899(應該是 1875)，有些材料是根據舊韻書，以上的不同是不是顯示語音有變或歸類有誤呢？」(同書 p.295)事實是董同龢的資料太貧乏了，不需做過多的解釋。

董同龢認識到閩南語的特殊性以及傳統調查字表不適用於閩南語方言調查。他的看法是正確的。傳統的調查字表都是根據韻書設計的，這樣的字表適合調查讀書音，對於口語，尤其是文白異讀嚴重的閩南語就顯得技窮了，這是傳統字表不能用的原因。可是這不能否定調查字表的重要性，一個好的調查字表可以網羅一些重要、但是不太常用的音類，並且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地域非常廣闊的方言網狀調查。對以比較方言學和方言地理學為目的的研究者而言，調查字表的重要性當然是不言可喻了。

問題是好的調查字表如何製作？沒有調查字表不容易做好調查，可是當我們對一個語言還沒有豐富的資料以前，根本不知道什麼詞有特別的方言差，什麼音節不能遺漏調查，在這種情形下方言調查字表根本無法製作，這就變成雞先生蛋或蛋先生雞的

難題。

所幸閩南語的情形並沒有這麼糟，因為自黃謙編成《彙音妙悟》(1800)以來，泉州、漳州、潮州、台灣各種方言資料已經累積到非常豐富的地步，可以說沒有比閩南語的方言文獻更豐富的漢語了，把這些資料拿來比對一下，再和中古音一比對，閩南語各個方言之間的對應關係就非常清楚了。

我自高中時代起因為由一個漳泉混合腔的嘉義方言區搬到一個台灣最漳州腔的萬里鄉，在基隆讀書時又天天和來自台灣最具泉州古老特色的七堵、汐止等安溪方言區的同學相處，對閩南語方言對應非常感興趣。大學時代隨鍾露昇老師學語音學、聲韻學、方言調查，對閩南語方言的語音對應，古今音對應關係早就了然於心，然後在牛奶島大學(University of Green Island)六年八個月期間(原來預定呆十年，因老蔣去世，蔣經國請我們早一點回來)，接觸了來自閩南泉州、漳州、潮州各方言區的「同窗好友」，各地的方言差都記在腦子裏。回台灣以後、未進入中研院以前我就盡量收集閩南語的方言資料，包括傳統韻書、傳教士所著字典、辭典，尤其是日本殖民時代所留下的辭典以及現代方言調查資料，都不憚收羅比較。

進入中研院擔任兼任助理研究員的兩年期間，我利用時間完成了一個由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所委託的閩南語文獻解題寫作計劃，有系統的研究了閩南語文獻，完成了《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1996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出版)，其副產品則是編成了《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共十冊，附解題，1993 台北·武陵出版社出版)。

1993 年在日本天理大學訪問研究期間，我又寫成〈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1994 刊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台灣史研究》第一期)。

這些文獻研究，表面上跟方言調查無關，事實上是有計劃的在做方言比較以及閩南語語言史(特別是語音史)的研究工作。我們認為沒有文獻研究的基礎工作，方言調查將事倍功半。這一點試看漢語方言學重視切韻的研究就思過半矣。共時的研究其實也要有歷時的研究基礎。

2.2 初步調查

文獻研究可以看成是一項重要的預備工作，可是文獻是前輩學者所做的，前輩學者留下文獻有些不是為了純學術的興趣，大部份是實用的目的，即使是為了學術的興趣，學者的觀察力也有所偏，現代學者想知道的現象往往沒有留下記錄。所以純粹依靠文獻的研究等於是受制於前人的眼界，無法超出前人的成就。譬如前人的注意力主要著重在音段層次，對超音段層次的現象較少著墨，如有關隨前變調、仔變調的類型問題前人幾乎沒有討論到，1985 年我發表《閩南語聲調研究》時對聲調的方言現象也所知有限，後來做了廣泛的方言調查，對於隨前變調、仔變調的類型才有較深入的了解。

爲了閩南語的方言地理類型學的興趣，我自 1985 年 2 月起，就設計了約一百個詞的調查字表，走遍全台灣的閩南語區，做台灣閩南語方言的地毯式初步調查，搜集了約 200 個方言點的材料，特別注意聲調的方言現象。

1988 年「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開始進行時，就根據我所蒐集的資料作爲初步調查，以爲類型學分析的根據。我們的目的是做廣泛的方言網狀調查，以建立方言地圖的基礎資料，所以調查字表的調查詞項不能太多，而且有限的調查詞項必須平均分配於每一個類型，如果沒有方言類型學的基礎分析，我們的字表一定會掛一漏萬，不會是好的字表。

不過這並不是說，在我們 1988 年進行調查時，所有的閩南語類型學分析都已經做好了，事實上有些現象是進行調查了以後才發現的，所以實際上是一面調查一面修改字表，最初的版本只有約 700 個詞項，最後增加到一千個以上。字表不斷修改，前後資料不太一致，就是這個原因。將來最後修訂時可能還要做補調查，只怕有些接受調查的老人已經魂歸西山了，這是我們在調查過程中常常碰到的憾事。

2.3 調查字表的設計

當 1988 年開始進行調查工作時，第一件事便是設計調查字表，我們經過開會決定字表的設計應符合三個調查目的：

- (1) 呈現所調查方言點完整的音韻系統。
- (2) 呈現所調查方言在音韻上、詞彙上、語法上的特色，以建立方言地理學的、方言類型學的、方言社會學的基礎資料。
- (3) 製作方言地圖。

於是閩南語方言調查字表的基礎設計就落在我的頭上。這個字表分語音、聲韻、常用語彙、語法四部份。

茲分述如下：

語音部份——根據閩南語文獻及初步調查資料設計。分聲母、韻母、主聲調、非主聲調、固定調輕聲、隨前變調輕聲、仔變調、三疊音變調等九部份。與前人設計的調查字表最大不同之處在邊際音部份。邊際音韻往往出現在擬聲詞、擬情詞、擬態詞，使用機會較少，個人差也大，收集不易，因之邊際音韻難免遺漏。爲蒐集完整的音韻系統，本表在設計問卷時已根據閩南語文獻及初步調查資料將各種可能發生的語音現象放入問券內容。

聲韻部份——主要爲調查其聲韻系統上的方言差異而設計。我們比較了台灣、泉州、漳州、潮州、海南島各地方言之間聲母、韻類、聲調各方面之異同，於各種對應關係中每一種類型選取若干重要的、可顯示方言差異之語彙編成。語彙編入之多寡依該類字方言分化之情形而定，分化嚴重之字類選字較多，反之較少。譬如有些韻類如中古遇攝字如「煮」、「魚」、「豬」、「鼠」等字有漳泉音雙向交融的擴散現象，比較複雜，調查詞項較多。

常用語彙部份——選取方言間具不規則聲韻變化、能表現方言之間的音韻特色；

或用詞不同、能表現方言之詞彙特色的常用語彙編成。另外為兼顧邊際語音，也收入擬聲詞、擬情詞、擬態詞或外來語。

語法部分——僅採若干方言或年齡層之間具虛詞變體、語序不同之短句編成。

前文說過，這個字表收詞約 1000 條，詳細調查至少需要八至十二個小時，分二、三天進行。因為調查時間太長，受調人有時會不耐煩，為了爭取時間、順利完成調查任務，我們另外抽出一個約 600 條的簡表，可以在一天內調查完成。

和傳統的調查字表最大的差異是，我們的調查不為漢語字音的古音擬測服務，而是純粹就閩南語方言學服務；調查詞項不以「字」為單位，而以「詞」為單位；以口語為調查對象，不以書面語為調查對象。

雖然如此，但這不是說，我們沒有漢語史的基礎背景，我們非常注意現代閩南語方言和閩南語史、以及漢語史之間的聯繫；或者是只重視「白話音」忽略「文讀音」，事實上口語中也有「文讀音」，這是不能忽略的。我們要強調的是，這項調查必須為共時的閩南語方言地理類型學服務。

2.4 發音人條件及調查點的選擇

2.4.1 發音人的年齡

本計劃原先預定每一調查點至少調查三個年齡層，後來因為人力時間的限制改為兩個年齡層：老年層應在 1990 年時滿 55 歲（即 1935 年以前出生者）以上；青年層應在 1990 年滿十五歲（民國 1975 年出生）至 30 歲（1960 年出生）之間。但是實際上青年層的發音人非常難找，加上人力時間的限制，最後還是以老年層為主要調查對象，有時中、青年層有時只好放棄了。

2.4.2 發音人的語言能力

發音人之閩南語母語能力應在合格以上，能以母語自由交談者，不懂華語或外語者優先採用；以世居本地，未長期移住他處者為優先，如長期移居，必須確定移居地和本居地同屬一方言區，方可採用，譬如可以在南港、汐止、七堵移居，因為都屬於「安溪腔」方言區，但是不能長期移住基隆，因為基隆屬於「漳州腔」方言區。

2.4.3 方言點的選擇

為均勻分配調查點，同一方言區以調查一點為限。同一方言區，同一年齡層，有時同時有二種以上口音並存，大概有一派保守祖籍口音，一派向附近優勢音靠攏；或自古即已有兩種口音並行不悖。此種方言區，需對二種以上之不同口音進行記錄。但

如有特別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價值者儘量調查各種變體。方言區的畫分以初步調查為基本依據，但是每次調查時我們都會尋問發音人本方言的口音的分布，如發現有不同的口音，還要調查。譬如鹿港方言，經過調查發現口音非常不一致，我們已經在這個區內調查了五個以上的村落，仍然覺得不夠。總之我們不受任何成見限制，一切以調查資料為依據。

2.4.4 發音人之尋求

尋找發音人主要是透過親友介紹，其次是鄉鎮市公所、政黨服務站、廟宇、教會之協助或直接下鄉，向當地村里長尋求介紹，或直闖古厝，禮貌訪求。但這種方法要靠運氣，有時會碰到釘子，被轟出來。當然，雖然事先約好也不一定順利，有時碰上受訪人不高興、生病、臨時有事、甚至忘記了約會，任何情況都可能發生，有時一開始受訪人很有興趣，後來發現受訪人儘問些「無聊的」簡單問題就開始表現不耐煩，有時就中途拒絕受訪。

可是合適與否往往不能事先得知，有時介紹人保證發音人符合條件，一問才發現發音人條件不合，比如發音人並非世居本地的人，此時應即放棄，再覓他人，不能將錯就錯，影響資料準確性。但如果馬上放棄可能對不起受調人及介紹人的好意，為顧及禮貌，又為避免對不合適發音人投入太多時間，我們往往先問簡表，待合適人選決定之後再作詳表問卷。有時發現受調人的方言和鄰鄉屬於同一方言區，沒有什麼特色，我們也只問簡表，爭取時間。

3 調查成果

經過六年三個月的調查，我們終於完成了全台灣閩南語方言的調查工作，我們每一年都會撰寫調查研究報告，因為這個計劃不只是「調查」、還要研究，所以調查報告中不完全是語料，有些是分析成果。現在把我們的調查成果，簡單地列出篇名如下：

1989〈台灣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1992〈台灣中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1993〈台灣中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1994〈台灣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高雄縣部份〉

1996〈台灣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1997〈台灣東部及屏東、澎湖部份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由於篇幅限制，我們無法在這篇文章裡將調查成果詳細的介紹，如果讀者對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成果有興趣，請參考本人已經整理發表的《高雄縣閩南語方言》，並請期待已經排版完成，尚未出版的《新竹方言志》，單篇論文請參見：

1993〈大牛欄方言——台灣客語區內一個來自惠州的漳州方言島〉香港·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1993〈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一些發現〉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通

訊》27:10-25

1994〈現代斗六方言與黃有實《台灣十五音辭典》及《十五音》音系比較〉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與台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究會彙編》pp.157-193

1995〈台灣彰化王功方言——一個多種變調的閩南語方言〉Seattle·David Prager Branner(ed.)"Yuen Ren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元任學會漢語方言資料寶庫)1:3-54

1995〈漳泉在台灣融合〉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國語文教育通訊》11:84-100

1996〈台灣雲林北港方言——一個泉州惠安腔的台灣方言〉Seattle·David Prager Branner(ed.)"Yuen Ren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元任學會漢語方言資料寶庫)2:59-112

如果讀者想知道整個台灣的方言概況，請參見拙作：

1992《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最後我們附錄一張〈台灣漢語方言分布圖〉敬請參考，這張圖雖然是1990年根據當時的資料繪製的，但是後來的調查還沒有發現可以修正它的資料，到目前為止，它尚未失去時效。